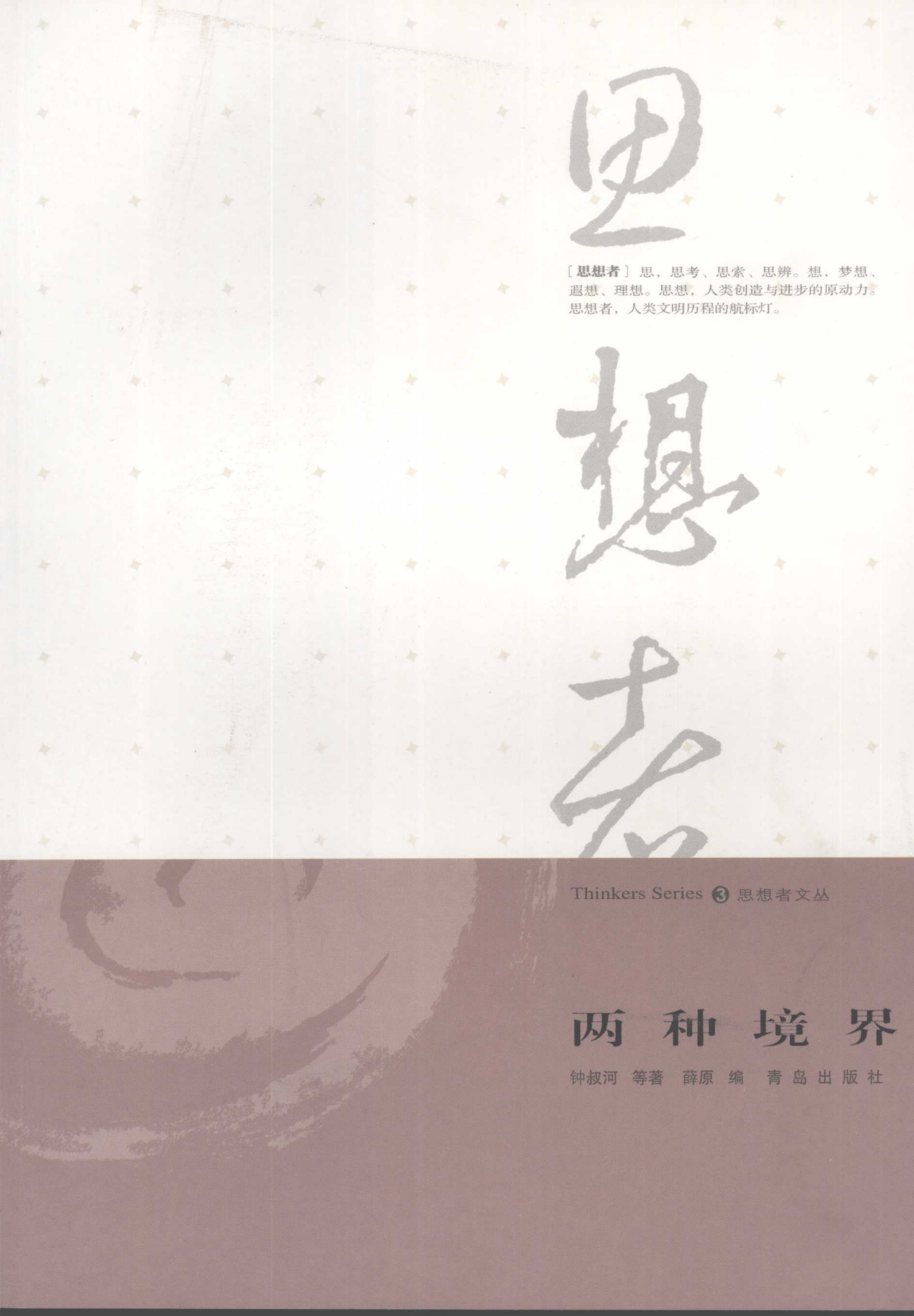




思

〔思想者〕思，思考、思索、思辨。想，梦想、遐想、理想。思想，人类创造与进步的原动力。思想者，人类文明历程的航标灯。

想者

Thinkers Series ③ 思想者文丛

两种境界

钟叔河 等著 薛原 编 青岛出版社

思想 录

钟叔河等 著 薛原 编 | 两种境界

清園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两种境界 / 钟叔河等著; 薛原编.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6.12

(思想者文丛)

ISBN 978-7-5436-3990-4

I . 思... II . 钟... III .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2164 号

书 名 两种境界 (思想者文丛)

著 者 钟叔河等

编 者 薛 原

扉页题签 王元化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611-8664 传真 (0532)85814750

责任编辑 刘 咏 E-mail: qdliuyong@126.com

责任校对 何 俊

审 校 周晓方

装帧设计 若 谷

平面制作 杰人平面设计公司

制 版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 (710mm × 1000mm)

印 张 12.25

字 数 160 千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 978-7-5436-3990-4

定 价 19.80 元

盗版举报电话: (0532)8581492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承印厂调换。

地址: 青岛市重庆南路99号 邮编: 266032 电话: 0532-82773478

编者的话

一个人若被说成没有“思想”恐怕是件难过的事，但若被说成有“思想”恐怕也未必欣喜——如果你真有“思想”。晚年的孙犁曾就“思想”说过自己的感悟，大意是：现在的人别想去创造什么新思想了，因为各种各样的思想都被古人说尽了，现在的人能把古人的思想融会贯通就很不错了。芸斋老人的话当时读来曾给我们很大的刺激，这刺激里也便有了颇多的不以为然。十多年过去，现在却越来越体会到孙犁所言的智慧。《论语》、《庄子》、《老子》等等，古人的思想里还有什么被遗漏的角落呢。君不见如今的电视讲坛上吸引文化“粉丝”的仍是品“古人”道“论语”吗？

不过，尽管古人已经为我们留下了无所不包的“思想”，但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在享受古人思想的同时，仍有“思想”的追求所在：其一是我们本身的存在，一个人怎能没有“思想”呢，所思故所在，同样，存在也就有了思想；其二是我们的阅读所得，就像《从文自传》里那个成长的少年，在读一本小书的同时，也在读着一本社会的大书。在阅读和思想中，也便走过了人生的四季。

人生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但纵使是雪泥鸿爪的个体生命亦会经历人生的履迹，因此也就有了言说的可能。在“思想”着的渺远时空，每个言说者的心灵都在向着澄澈开放。这既是一种检视人生过程的表象姿态，也是一种肃然于生命本身的内省方式，它赋予了能够思想的言说者更为丰富厚重的体验与完成。这应该是人生的隆重盛典，每一个出场的人都有着千回百转的温馨与苍凉、欢喜与寂寥、感恩与悲欣……相信那些未出场的沉默者和倾听者亦是这场盛典背后的支撑，更由于他们目光

的清明和犀利，使言说者的思想向高处飞升。

这样说来，你和我也就可以鼓足勇气说——我们都是一个思想者。因“思想”自然就是“思想者”。反之，因是一个“思想者”，自然也就有了“思想”。“思想者”并非高不可攀，也并非仅是“沉重”的代名词，就像罗丹的那尊思想的青铜雕像，仿佛要承担起人类的苦难和人生的拷问。倒是罗丹的另一件体量小得多的大理石雕像《沉思》——那个纯净而带着忧郁的姑娘更适合凡世的人间烟火。生命本身没有轻重贵贱之分，每一个生命都有着造物主的神迹，大凡只需安享生命的自然安排就可以从容度日，然而个体生命的不同出处和人生际遇，却不能让所有的生命在同一个出口简单直行，而只能行走各自的路途。在这路途之中，有世俗的安稳造就的平淡生活，每每能够于暗处放出蚌壳里的珍珠的光辉，是民间最为妥切的真的气息，传达着平常亲近的喜悦；有狞厉的烽火人生燃起的青烟，在记忆的深处缭绕不绝，是生命与生命的相望，心灵与心灵的牵绊，人生苦难与俗世生活的水滴石穿。

因为这样的思想，生命被高贵照亮，从而有了光润晶莹的质地，有了金石相撞的声响，有了沉郁跌宕的重量。繁华尽头的荒凉与苍茫，艰难人世的无限与隐忍，都有了解释。

所思所想，所读所感，往事与记忆，人生与现实，也就是我们编选《思想者》文丛的缘故，也便有了《岁月回响》、《两种境界》和《书里闲情》。《岁月回响》重在人生记忆，更多的是沧桑看云的淡泊，历尽风霜的从容；《两种境界》重在人生的感悟，精神的向往，更多的是人在现实中的生命感受；而《书里闲情》呈现的更多的是“悦读”的梦境，“悦读”不仅仅是生活的点缀，更是“思想者”的日常功课。

编者

思想录

- [001] 身为教授 / 林少华
- [003] 船 / 苏童
- [006] 古人听到的声音 / 钟叔河
- [008] 消失了的月光 / 孙少山
- [010] 赵姨娘的昨天和今天 / 韩青
- [014] 娱乐界的标准 / 周泽雄
- [017] 火车情结 / 张立勤
- [020] 怀念恐龙 / 叶帆
- [022] 通往海上的路 / 于青
- [025] 小提琴 / 郑建华
- [029] 我爱红颜知己 / 嘉男
- [032] 有种感觉叫残酷 / 臧杰

- [038] 大道理 / 钟叔河
- [040] 荔枝的味道 / 陈四益
- [042] 地图上的性情 / 伍立杨
- [046] 关于阅读 / 叶兆言
- [049] 书斋里的几件旧物 / 李国涛
- [052] 芙蓉楼怀古 / 顾农
- [054] 真实 / 周实

思想者

- [057] 风雨茅庐 / 李庆西
- [059] 我们村的武侯祠 / 马斗全
- [061] 紫砂三味 / 解维汉
- [064] 我记忆中的那个海岛 / 傅国涌
- [068] 蝴蝶，蝴蝶 / 孙克诚
- [072] 茶 / 许大昕
- [075] 浪漫经典 / 梁 晴
- [077] 坏男人的爱情 / 韩 青
- [079] 都市里的冷漠 / 孙少山
- [083] 坚守善良 / 鲁 原
- [086] 北风 / 张 毅
- [090] 快乐与性别有关 / 刘元举
- [092] 沉默是金 / 于艾香
- [094] 电车上 / 郑 实
- [097] 在城市里有一张床 / 关 华
- [100] 哈尔滨的雪夜 / 顾 艳
- [102] 爱情往事 / 周彦敏
- [106] 寂寞是棵随时疯长的树 / 任崇喜
- [109] 我们今天怎样欣赏 / 大 卫

目 录

- [112] 两种境界 / 周 实
- [114] 我当过“孔乙己” / 陈子善
- [117] 午夜地图 / 刘如溪
- [120] 何首乌 / 陈四益
- [122] 碱蓬草 / 胡修江
- [125] 火焰与疼痛 / 高 伟
- [130] 漂亮的手 / 黄毓璜
- [133] 数学与生活 / 李 泉
- [136] 我的四只宠物 / 梁 晴
- [138] 活着与活法 / 嘉 男
- [141] 味淡 / 沈 奇
- [144] 吃苦与成功 / 大 卫
- [147] 一张能卖钱的纸 / 薛 原

- [150] 小挑金庸 / 流沙河
- [152] 纪念巴金先生 / 尤凤伟
- [155] 张元济的人格风范 / 智效民
- [158] 朱自清日记里的钱钟书 / 顾 农
- [160] 书鱼知小 / 叶兆言
- [162] 瞻仰于右任故居 / 解维汉

思想者

- [165] 福哥和他的画 / 王 平
- [168] 闲来写幅青山卖 / 刘二刚
- [170] 红烛和鳊鱼 / 赵丽宏
- [173] 芒克与油画 / 王亚平
- [176] 拿余光中董桥垫脚 / 吴茂华
- [179] 行旅者海子 / 张 薇

身为教授

林少华

日前搭出租车回家，路上司机跟我聊了起来。由天气聊到暖气，由暖气聊到采暖用煤，进而提起频发的煤矿事故。这位大约年过五十的司机显然有些激动：“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啊！那不是别的，可是人命啊！烧暖气的煤有的可是人命换来的啊！煤矿工人太惨了！事情太不公正了！”车进校园，他转过脸很认真地说：“看来你是教授，是知识分子，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

回到家，我像往日一样走进书房，但没能像往日一样马上工作。我对着桌面沉思良久，心情很不平静。身后就是暖气片，书房像往日一样煦暖如春。

我下过煤矿，是下去参观。井下，矿工们不出声，不说话，不笑，脸是黑的，四周是黑的，惟独白眼珠和偶尔闪露的牙齿格外白，头上矿灯如萤火虫。参观之间，有的地方须爬洞而过，稍不小心就会把煤渣石渣哗啦啦碰落下来，甚至落进脖颈……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和死神贴得太近了，简直听得见死神的喘息。出井后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矿工一个月挣一万我也没意见！”第二句话是：“我再也不想下去了！”都是肺腑之言。多少年过去了，我成了教授，有了福利住房等种种城里人待遇。至于野外的矿工们一个月挣没挣到一万元，有没有类似待遇，我不太清楚，也从没把书

房的暖气同矿工们的血汗以至生命联系在一起。

是的，煤矿作业未必需要我这个教授，但我这个教授一定需要煤矿。没有煤矿和矿工们的劳动，冬天就没有煦暖如春的书房，甚至因为没电而拧不亮台灯发不了传真、上不了网。可是我为矿工们做了什么呢？任教二十多年来没教过一个矿工子女，大量喜欢村上春树作品的读者来信中没有一封来自矿山……文章固然写，但没有哪一篇写到矿工，而和许多教授一样，写的是论文——为了提职称保岗位拿津贴写的据说包括自己在内平均只有四五个人看的所谓学术论文。

于是我不能不质询自己：我是教授吗？我是知识分子吗？我是教授兼知识分子吗？我一时无法回答自己，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角色产生困惑和怀疑。

应该说，教授一是专业人士，一是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士，他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教授给学生，同时进行专业领域的研究；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必须体现社会和时代的良知。也就是说他要对“太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写文章和发言。如果他对此视而不见、麻木不仁，那么他就放弃了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责任、义务和使命，从而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尤其在现阶段经济效益和人文情怀这对矛盾之间，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自觉地为弱势群体诉求公正、诉求正义，更应表现出昂扬激越的人文情怀和与时俱进的社会良知。毫无疑问，良知是知识分子、更是教授的灵魂。无论文理工，失去良知，学术论文必然苍白。失去良知，知识分子无非有知识的俗物，教授无非有教授职称的市侩而已。

所幸出租车司机们还没舍弃我们，还期待我们“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魏晋文人尚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等教授岂宜一味标榜学术、一味自我陶醉！宋代士大夫犹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而先忧后乐，新时代知识分子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脸面先乐后忧甚至只乐不忧！

或许，我身为教授又不是教授，身为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呜呼，吾谁与归！

船

苏童

到常熟去的客船每天早晨经过我家窗外的河道，是轮船公司的船，所以船只用蓝色和白色的油漆分成两个部分，客舱的白色和船体的蓝色泾渭分明，使那条船显得气宇轩昂。每天从河道里经过无数的船，我最喜欢的就是去常熟的客船。我曾经在美术本上画过那艘轮船，美术老师看见那份美术作业，很吃惊，说，没想到你画船能画得这么好。

孩提时代的一切都是易于解释的，孩子们的涂鸦往往在无意中表露了他的挚爱，而我对船舶的喜爱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我记忆中的苏州内河水道是洁净而明亮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迟滞不动，我家乡的河水却每天都在流动，流动的河水中经过了无数驶向常熟太仓或昆山的船。最常见的是运货的驳船队，七八条驳船拴接在一起，被一条火轮牵引着，突突地向前行驶。我能清晰地看见火轮上正在下棋的两个工人，看见后面的驳船上的一对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让我关注的就是驳船上的那一个个家，一个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孩子，这种处于漂浮的行进中的生活在我眼里是一种神秘的诱惑。

我热衷于对船的观察或许隐藏了一个难以表露的动机，这与母亲的一

句随意的玩笑有关。我不记得那时候我有多大，也不知道母亲是在何种情况下说了这句话，她说，你不是我生的，你是从船上抱来的。这是母亲们与子女间常开的漫无目的的玩笑，当你长大成人后你知道那是玩笑，母亲只是想在玩笑之后看看你的惊恐的表情，但我当时还小，我还不能分辨这种复杂的玩笑。我因此记住了我的另一种来历，尽管那只是一种可能。我也许是船上人家的孩子，我真正的家也许是在船上！

我不能告诉别人我对船的兴趣有自我探险的成分，有时候我伏在临河的窗前，目送一条条船从我眼前经过，我很注意看船户们的脸，心里想，会不会是这家呢？会不会是那家呢？怀着隐秘打量世界总是很痛苦的。在河道相对清静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一条在河里捞砖头的小船，船上母女俩，那个母亲出奇地瘦小，一条腿是残废的，她的女儿虽然健壮高挑，但脸上布满了雀斑，模样很难看，这种时候我几乎感到一种恐怖，心想，我万一是一家人的孩子怎么办？也是在这种时候我才安慰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胡思乱想，有关我与船的事情都是骗人的谎话。

我上小学时一个真正的船户的孩子来到了隔壁我舅舅家。我舅舅家只有女孩没有男孩，那男孩的父母就通过几道人情关系把儿子送到了我舅舅家。是一个老实而显得木讷的男孩，脖子上戴着船户子弟常戴的银项圈。我对那男孩的船户背景有一种狂热的兴趣，我一边嘲笑他脖子上的项圈，一边还向他提出各种问题，问他为什么不呆在船上，跟他父母在一起。我问他，难道在船上不如在我舅舅家好玩吗？那个男孩只是回答我，他要在街上上学。他不愿意跟我谈话，似乎也不愿意跟我做朋友，这使我觉得有点颓丧。有一天我听见窗外的河道响起一片嘈杂声，跑出去一看，一条大木船向我舅舅家的石埠前慢慢靠拢，船上的那对夫妇忙着要靠岸，而一个小男孩站在船头拼命地向岸上挥手，嘴里大叫着，哥哥，哥哥，哥哥！我随后就看见我舅妈拉着那男孩站在石埠上，我知道这就是那男孩家的船，船上的男女是他的父母，那个大叫大嚷的小男孩是他的弟弟。我几乎是怀

着一种嫉妒的心情看着眼前这一幕，但我发现那男孩一点也不高兴，他仍然哭丧着脸，面对着满脸喜色的家人，我觉得他不知好歹，他母亲眉眼周正，他父亲英俊魁梧，他的家在一条船上，可他还哭丧着脸！

那船户的儿子在我舅舅家住了一个学期后就被他祖父接走了。奇怪的是，他一走我对自己身世的想像也停止了，或许是我长大了。或许是一个真实的船户的儿子清洗了我内心对船的幻想。至此，船在河道上行驶时我成了一个旁观者，我仍然对船展开着与年龄有关的想像，但那几乎是一种对航行和漂泊的想像了。在寂静的深夜或者清晨，我有时候被窗外的橹声惊醒。有的船户是喜欢大声说话的，一个大声地问，船到哪里去？另一个会大声地答，到常熟去。我就在被窝里想，常熟太近了，你们的船要是能进入长江，一直驶到南京、武汉，一直驶到山城重庆就好了。

我初中毕业报考过南京的海员学校，没有考上，这就注定了我与船舶和航行无缘的命运，我现在彻底相信我与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在我惟一的一次海上旅途中，我像那些恐惧航行的人一样大吐不止，但我仍然坚信船舶是世界上最抒情最美好的交通工具。假如我仍然住在临河的房屋里，假如我有个儿子，我会像我母亲一样向他重复同样的谎言，你是从船上抱来的，你的家在一条船上。

因为关于船的谎言也是美好的。

古人听到的声音

钟叔河

古人听到的声音，自己在文章中记下来的，要算庄子“大块噫气”写得最好，欧阳修的《秋声赋》不怎么样，倒是舒白香《游山日记》“嘉庆九年七月廿八日”一节简洁而有情趣：

“天籁又作。此山不闻风声日盖少；泉声则雨霁便止，不易得。昼间蝉声松声，远林际画眉声；朝暮则老僧梵呗声和吾书声；比来静夜风止，则惟闻蟋蟀声耳。”

陆定甫《冷庐杂识》卷四有一则，介绍山阴朱瓣香尝于秋夜枕上戏咏“声”色，用独木桥体（即每句末字相同）作《醉太平》词十二解，谓其“殊有别情”，我也很欣赏，兹抄录如下：

“高槐怒声，修篁恨声，萧骚叶堕阶声，破窗儿纸声。／沉沉鼓声，寥寥磬声，小楼横笛声声，接长街柝声。／邻犬吠声，池鱼跃声，啾啾独鸟栖声，竹笼鹅鸭声。／虫娘络声，狸奴赶走，墙根蟋蟀吟声，又空梁鼠声。／重门唤声，层楼应声，村夫被酒归声，听双扉阖声。／兰窗剪声，芸窗读声，孀闺少妇吞声，杂儿啼乳声。／喁喁昵声，喃喃梦声，呶唔小女娇声，有耶娘惜声。／盘珠算声，机丝织声，松风隐隐涛声，是茶炉沸声。／

风鸣瓦声，人离坐声，门盘叩响连声，想残烟管声。／床钩触声，窗环荡声，檐前玉马飞声，似丁当佩声。／空堂飒声，虚廊声，花阴湿土虫声，作爬沙蟹声。／遥声近声，长声短声，孤衾捱到鸡声，盼晨钟寺声。”

活在城市里，每为噪声所苦。这一十二节《醉太平》词，一口气写了五十来种声音，给人的感觉却是清冷和萧寂，古今的生活真是大不相同了。

消失了的月光

孙少山

当我抬头看见了它时，心里一阵猛烈地颤抖。如见久违了的至亲的亲人，真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它就是这样光华万丈地悬在天上，一尘不染地在万里晴空之中。月明星稀。只要月亮在中天大放光明的时候，一定是星星稀少的时候，星星寥落在月亮周围。见到这样的月亮，我才知道二十多年的都市生活是失去了月亮的生活。在城市里永远见不到这样的月亮，城市不仅仅污染了空气，也污染了月光。

寂无人声，这是高山滑雪场。在这样的夜里只有我一人站在山间。远处的山顶也在月光的照耀下轮廓分明，高高地耸立在天幕之下，树林都是黑色的，那两条滑雪道如同两条白练从山顶飘落下来。我踩着雪地向更深的山里走，我要离开人们更远一些，离开灯光更远一些，充分地享受这份静谧、这份月光。走进林间，听得山顶上的树林发出呜呜的响声，人们把这叫做林涛。的确如同滔天洪水从山顶那边涌来，让人不寒而栗。我低下头，看着落在雪地上的树影，这些落尽了叶子的树枝的影子横陈于雪地上，如同水墨画画在宣纸上。

我再次仰起头看天上的月亮，心里的酸楚汹涌而至，我想起了一个姑